



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1年6月5日
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
曲鹏 陈明丽

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，提到何兆武，就想到洛阳纸贵的《上学记》。面对文婧的采访，何兆武先生度过了历史的激流，坐在书房里，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，娓娓道来西南联大的那些人那些事儿，谈起学林掌故，昆明无垠的蓝天下，在简陋的校舍，自由生长着桢干，流传着大师们的风范和风骨。身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何兆武这个名字，不仅和西南联大的大师们联系在一起，更是与星空中永恒的星辰同辉。何兆武先生学贯中西，作为翻译家，他的译作有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、帕斯卡尔的《思想录》、康德的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、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、柯林伍德的《历史的观念》、柏克的《法国革命论》等世界学术名著。这些经典的哲学、历史著作，经过商务印书馆出版（有的印刷十七八次），广为传播，影响了无数的学人。他用英文撰写了《中国思想发展史》（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）由外文出版社出版，全书60多万字，为世界了解中国，为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。

2021年5月28日上午，何兆武先生逝世。闻听这个消息，感觉时间瞬间停止，眼前明亮的阳光中顿时跌落无边的黑暗之中。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者，他的肉身被时间的流水带走，他的智慧与著作也将化为星光。“人生一世，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。”水流云在，我们可以通过漫长的时间之河，看到何兆武先生的来时路。

□刘宜庆

对自由的推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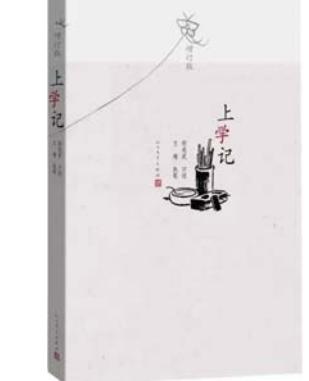
1939年至1946年，何兆武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，读过四个系，“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、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”。何兆武先生说，原因是：自由。

从18岁到25岁，这何兆武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。其实那时从物质上来说，是最苦的一段时间，常常饿肚子，而且还要跑警报，空袭警报一响就往荒郊野外跑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可就是这样，还觉得非常美好，是因为自由。生活自由，思想也自由。

令大批联大学子感同身受的自由表现在哪些地方呢？

转系自由。当然自由是规则允许下的自主选择。“那时真是极度的自由，随便转什么系都可以，只要你的分数通过那个系的要求，你就可以进。”何兆武在西南联大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，先后读了四个系：土木工程、历史、哲学、外文。

选课自由。除了必修课，想上什么课，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。“自由有一个好处，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，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，喜欢听的课才听，不喜欢的就不看、不听。”何兆武先生到了



《上学记》(增订版)
何兆武 口述
文婧 执笔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何兆武：长途漫漫探寻自由和幸福

晚年，回首自己的上学经历和治学道路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上过几门课，对我有影响的，几乎都不是我的必修课。”

教授讲课自由。“联大老师讲课绝对自由，讲什么、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。”

西南联大自由散漫的作风背后，其实是规范和严谨，因为有制度的保障。“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。”西南联大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学术自由，学术的生命力也在于自由。教育的真谛也在于此，对学生人格、个性、爱好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，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。“没有求知的自由，没有思想的自由，没有个性的发展，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，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。”

何兆武到了晚年一直推崇的自由，可以上升到西南联大的运行之道：人格独立，不党不官；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；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，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，违千夫之诺诺，

作一士之谔谔；同无妨异，异不害同，五色交辉，相得益彰，八音合奏，终和且平。

崇尚精神自由的学者，才可以做到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；才可以做到超然物外，宠辱不惊。

何兆武先生一生对于名利、物质、权力、荣誉等等几乎都无欲无求，或许这也正是他得以自由的源头所在。

对幸福的追寻

何兆武年轻时，读过乌纳穆诺、莫罗阿的著作，谈论人话题的书对他影响很大，“那时候，就觉得他们谈的问题，涉及到了人生的根本问题：人的一生追求的是什么？是幸福！幸福是什么？我想这个问题没有最后的答案。可是你一辈子却在追求它。”

在西南联大，师生之间在覆盖着白铁皮的教室里自由平等地坐而论道。同学与同学之间在茶馆里高谈阔论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

在西南联大，何兆武经过读书思考，他非常认同歌德的这段名言：“一切炫人眼目，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唯有真正的精金美玉才为后世所宝。”

何兆武对真理的探求，让我想到殷海光与金岳霖的一段对话。

殷海光在台湾回忆说：“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，在一个静寂的黄昏，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。那时，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。我就问金先生，哪一派是真理。他并没有特定地答复这个问题。深思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‘凡属所谓时代精神，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，也未必能持久。’我接着问他：‘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？’他说：‘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。比如说，休谟、康德、罗素等人的思想。’这一番话，我当时实在并不很了解。现在，时隔二十多年，我经过了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，我想老师之言我完全了解了。”

何兆武追求的“精金美玉”，正是他后半生致力翻译的哲学家的经典名著——康德、罗素等人的思想。

《上学记》中最为动人的片段，当数何兆武与王浩的辩诘，他们对幸福的追寻和思考。

人是为幸福而生的，而不是为不幸而生，就“什么是幸福”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，我也乐得与他（王浩）交流，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。他几次谈到，幸福不应该是 pleasure，而应该是 happiness，pleasure 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，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，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。

.....

幸福是圣洁，是日高日远的觉悟，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，是一种“durchleiden, freude”（通过苦恼的欢欣），而不是简单的信仰。

葛兆光读《上学记》，对这段特别感兴趣，他认为，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。

幸福显然不能单纯地从物质角度衡量。在抗战时期的昆明，在联大求学的那一代知识分子，都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。

何兆武先生说，“幸福的条件有两个，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、美好的，可是这又非常模糊，非常朦胧，并不一定是什明确的目标。另一方面，整个社会的前景，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，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，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”。在另一处，他再次强调，“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，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会越来越好，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好”。

从西南联大走来，经历了三年内战，经历新中国成立，经历了在侯外庐先生门下治学的岁月，经历了“文革”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春风。到了晚年，何兆武先生对幸福的理解更加成熟。他不断省察人类的文明的处境，反思人类文明的困境，洞察科技与人文的关系：

几千年来，人类物质文明的进

步是肯定的，但精神文明呢？或者说，科技是不断进步的，至于人文，很难说。至少我不是乐观。我们很难说，今天的人就一定比从前的人过得更幸福。说到底，内心的感受和物质的拥有不是一回事。再看看奥本海默，那样天才的学者，那样悲惨的结局。他领导制造了核弹，可是却掌握不了核弹。人类的智慧到头来反而吞噬着自己。这是悖论，是悲剧。

走进改革开放的春天，何兆武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是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思想发展史的50多部著作《中国思想发展史》，此书被许多大学选为教科书。他翻译的《思想录》《社会契约论》《西方哲学史》《法国革命论》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等西方学术著作也陆续得到出版，后获得中国翻译协会的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
96岁的张岂之认为：何兆武在外文（包括英文和法文）方面有深厚的学术语言功夫，翻译作品可以说达到了“炉火纯青”的地步。“说他是一位中西文化都有深厚学养，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有很大贡献的学术大家，这是合适的。”

何兆武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称“我们这一代人是报废的”，但他也认为“人生追求的是一种心安理得，内心的平静，这就是幸福”。

对世界的旁观

终其一生，何兆武都是一位淡泊、谦逊的学者。他有一种饱满的坦诚，一种透明的纯粹。他的人生字典里写着优美和崇高，如古希腊建筑般匀称与和谐。

关于先生的淡泊，流传着这样一个掌故。清华大学准备为其组织90岁大寿生日会，他多次婉谢。生日这一天，一个人锁门离开家，躲进清华图书馆，泡了一天。即便是90多岁的高龄，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里。

“我宁愿这么慢慢走，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。”（转引朱光潜语）

“对人生有多少理解，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。”

“我从来不想做学者或专家，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。”

众多读者读了《上学记》，惦记着续篇《上班记》何时出版。何兆武嘱咐，只能在身后出版。何兆武在《上班记》中说：“我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，一生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的角色，不过是浮生中一个匆匆的过客。这就像演戏一样，何必人人都上台表演，做个观众不也很好？正如《浮士德》中灯塔守望者一边唱一边说的两句话：‘To see I was born, to look is my call.’（我的一生就是来观看的。）如果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观者，能够在思想上找到安慰，我以为，就足够了。”

英国诗人兰德有一首《生与死》，用来形容何兆武先生多么妥帖：

我和谁都不争，
和谁争我都不屑；
我爱大自然，
其次就是艺术；
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；
火萎了，
我也准备走了。

何兆武先生的生命之光在这个阳光逐渐强烈的夏天熄灭。他的思想和译作，成了永不熄灭的智慧之光。

文已至此，以何兆武先生翻译的帕斯卡尔的《思想录》中的这段名言作为对先生的缅怀吧：

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；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；一口气、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。然而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，人却仍然要比致他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；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，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，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。

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。

由于空间，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，有如一个质点；由于思想，我却囊括了宇宙。



何兆武与妹妹同在西南联大读书，大姐何兆男读经济系，妹妹何兆华读中文系